



七夕，我不过情人节

任广玉

阴历的七月，在民间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月份，按照迷信的说法，这个月称为“鬼月”。在这个月份第一个节日，七月初七，千百年来流传着牛郎织女一年才能相聚一天的日子，叫做七夕，也叫乞巧节。第二个节日，是七月十五，中元节，也叫鬼节，是家家户户祭祖上坟的日子。这样的节日总是伴着幽怨或是悲戚，和热烈欢庆的气氛总是不相宜吧？

在民间，人们总是能够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余给这样的节日赋予很多美好。尤其是七夕节，自古至今，文人骚客们留下的诗句描绘了诸多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浪漫，写尽了飞星传恨、相逢草草的无奈，但同时又发出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的感叹！也许正因为是一别周年期，才有这胜却人间无数的美梦佳期吧？

近年来，人们把这传统节日和国际接轨，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噱头，非要说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。各大商家开始打着情人节的旗号摇旗呐喊促销，各大酒店的房间提前预订爆满，男生开始筹措节日礼物，女生开始期待节日惊喜。在朋友圈里，有人提前祝我情人节快乐，我一概回复：第一，本人没有情人，第二，这个节日的情

人太可怜，宁可不过节，也不做这样的情人！不是吗？一年才能见到一天啊！

也许是我古板、落伍，不能接受时代赋予七夕的新定义。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其实是对七夕还有浓烈的感情的。那是缘于在儿时有关七夕的传说和风俗，还有那些纯朴而庄重的七夕仪式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那些伙伴间无忧无虑的嬉戏、密语，乡亲们的包容、信任，在今天越发显得弥足珍贵。

七夕，是女孩子的节日，所谓“乞巧节”，就是女孩子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之意。这一天之前，我们要凑齐七个年龄相仿的同伴，有诸多的活动要一起完成。七夕一早，七个女孩子聚齐后再去分头找喜鹊，据说这一天的喜鹊们都到天河上搭桥了，如果谁有幸能找到一只晚去的喜鹊，就可以让它给牛郎织女捎个口信，许个愿望。也许是光顾着嬉戏，在我记忆中度过的七夕节，还真没有在林间看到雀跃的喜鹊呢。

到了中午，这七个女孩子要聚集在一个人的家里吃饭，午饭是没有特别讲究的，人家吃啥，我们就跟着吃啥，但是为了公平起见，可以每年轮换着吃。午饭后的仪式很严肃，也是让女孩子们最紧张忐忑的时候了。每个人手里拿着自己吃饭的碗，洗干净后接上一碗水，放

到太阳底下暴晒。等到水热之后，家里的老人就会发给女孩子们一人一枚绣花针，叮嘱女孩子们小心地放进碗里，不能沉到水里。仔细的女孩子可以轻轻放，让针漂浮在水面，如果映入碗底的针影又细又长，则说该女孩子“手巧”。如果针影是短粗似棒槌，则说明这姑娘“手拙”。莽撞心粗的女孩如果把针沉到了碗里，那真真是说明“笨透”了，必将引人们嘲笑，自己也会特别没面子。所以，在这个“晒针”的环节上，女孩子们都是屏息凝神，大气不敢出的。

晒完了针，不管是喜滋滋的手巧姑娘还是沮丧的手拙女子，都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就是要到村里的庄稼地或菜园里“偷”七样可以做晚饭的食材，既不能祸害糟蹋庄稼，也不能让人家发现，这在青天白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是纯朴的乡人们在这一天都是宽容友善的，他们知道这是女孩子们的节日，即使发现了也不会打骂追赶。他们也愿意让自己家的东西被“偷”，据说这样家里的庄稼才会大丰收呢！好在秋天的瓜果、花生、红薯、玉米等非常富足，女孩子们凑齐这七样食材后，就要自己开火动手做晚饭了，负责晚饭的这一家要单独给她们锅灶，让她们准备晚饭，晚饭吃得也比较热闹，一

边吃一边讲着各自取材时“惊心动魄”的经历。

吃过晚饭，手拙的女孩子已经忘了中午的不快，每个人都越发地兴奋起来，因为还有一个更加神秘的活动在后面呢。等到大人们都歇息了，女孩子们要悄悄地溜到院子里的黄瓜架、豆角架、葡萄架下，偷偷地“听声”，听听牛郎和织女到底说了哪些知心的话儿。这期间要一声不吭地蹲在架下，可实在是没有诗句里拍流萤或遥看天河那般美好和浪漫，反而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和瓜藤的缠绕。半个时辰下来，浑身就要被叮几个大包，手脚也被瓜藤拉成一道道的红印。忍不了多久，心急的女孩子就会宣布活动结束，进屋睡觉。

晚上睡觉也是需要有一个家庭专门负责的，毕竟那个时候住房条件有限，好在孩子们都不挑剔，只要是能让七个小姐妹凑在一起，哪怕是猪圈柴房，她们也是无所畏惧的。因为这一晚上，她们可以叽叽喳喳地说到天明，直到太阳高起，再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，抱着自己的枕头被单，迷迷糊糊地回家睡上一天。

这样过七夕，留下的美好记忆是一辈子怀念和珍惜的。情人节，还有的比吗？



舞动的生命

梁征

前些年，总是很少回家，即便是几年才回一次也没有感觉到一种思念。近几年来，随着父母都年过花甲，心里会生出一种牵挂，所以每当放假，总要回去看看。

无论自己的小家过得是如何的舒坦，你总是有一种客居他乡的感觉。到底是没有父母在身边，没有从小长大的街坊四邻。在城里热闹是大街小巷里的热闹，清静却是一种孤寂的清静。回到大家里你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，父母会为你准备丰盛午餐、晚餐，会和你长谈到深夜而不肯离去，小孩会整天伴你身前身后。这种热闹是从心底生出的热闹。

随着不惑之年的临近，我的心里时常流动着一种时刻都遗憾的感觉。光阴如流水，不觉老之将至。原本认为，人怎么都是一生，贫穷一生，富贵一生，但贫穷有不一样的贫穷，富贵有不一样的富贵。人生如梦，是漫长的，也是简短的。当这场梦醒来，人的一生将成为永远的回忆。回过头来，我想无论是怎样的一生，只有在这场梦中努力拼搏，能为历史留下一点精神或物质的东西，应该就算是无悔的一生。

无论自己现在是站在人生的哪一个节点上，每当有一点感慨的时候，总会反省一下自己，我过了怎样的人生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每天都是如此平淡，但爱生活，爱文学。家里种着一些花花草草，也会在摆弄文字时放一些舒缓的音乐，兴趣所至也会提笔书写，让心在一纸素笺上流动。也许生活过于惬意，才会觉得日子如流水，生命如流水。

时间在变，人也在变，有些事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，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。父母由中年步入老年，自己由青年步入中年，孩子由童年步入青年。今天的父母明天的我，昨天的孩子今天的我，生命就是一个传承的过程。生命是一段历程，从长江的源头终归大海，但每一段的路程是不一样的，有平静，有急流，有险滩，但每一段都必须自己走过。

换一个角度，不由窃喜

纪梅

婆婆是个典型的农村老太太，公公当了近40年民办教师，临退休的时候方才转正，工资由200块钱增为2000多元。公公是“公家人”，除非特殊情况，婆婆从不让他下田，连家务也是一人包揽。公公转正后不久便退了休，婆婆依然不让他下田，即使下田，也是带着近乎炫耀的娇羞，做些简单的农活。

一天中午，公公吃着午饭，好端端地，筷子从手中脱落了。去医院一查，是患了脑血栓，住了一段时间院，并无甚大碍。出院后，婆婆决定不再种地，把小院的空地开出来，种几株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，一方香菜菠菜油菜生菜，两个人的菜就有了。老太太不善厨艺，饭做得粗糙，却总是尽着丈夫吃，等丈夫吃饱了，她才把剩菜剩饭收集到自己

碗里吃掉。吃过饭，收拾停当，婆婆便陪着公公去散步——在乡村，散步可是个稀罕事，很多六十多岁的人还下地劳作，岁数再大些，便搬个马扎在大街上扎堆聊天。

几年前，我们为公婆翻盖了旧房子，添置些新家具新电器。而公公病情又复发了几次，渐渐行动不便甚至后来完全不能自理，身边完全离不了婆婆的照应。完全不能想象，婆婆娇小的个头如何照料公公沉重的身子。但老太太说：“这日子过得美，我睡觉都笑醒呢！”她解释说：“我和老头子有钱花，有菜吃，有房子住；吃药能报销，穿衣服有儿媳妇给买；我的两个儿子，小的在县城上班，我上县城住小儿子家；一个在家种地，我在家有人照应。我能不乐和么？”

两年前，公公病重离世，我们担心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婆婆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想接她到县



城来住。婆婆执意不肯，于是我们便每周周末回家。每次，不管带了什么吃的穿的，婆婆都会眉开眼笑，把新衣服穿在身上，尝了这个尝那个，孩子般欢天喜地。婆婆说：“人家都羡慕我，说我净穿时髦的衣服，吃好东西，我是真有福呢。”

想起多年前那则老掉牙的故事。也是老太太，不同的

是两个女儿，大的开伞店，小的开布店。老太太雨天愁小女儿生意不好做，晴天愁大女儿的伞卖不出去，别人叫她换个思维：雨天大女儿生意好，晴天小女儿布店顾客多，老太太豁然开朗，也不由喜上眉梢。

其实，换一个角度，你会忽然觉得生活为你敞开了另一扇门，于是不由窃喜。